迟子建《时间怎样地行走》

墙上的挂钟，曾是我童年最爱看的一道风景，我对它有一种说不出的崇拜，因为它掌管着时间， 我们的作息似乎都受着它的支配 。我觉得左右摇摆的钟摆，就是一张可以对所有人发号施令的嘴，它说什么，我们就得乖乖地听。到了指定的时间，我们得起床上学，我们得做课间操，我们得被父母**吆喝**着去睡觉……虽然说，有的时候，我们还没睡够不想起床，我们在户外的月光下还没有戏耍够不想回屋睡觉，都必须因为时间的关系而听从父母的吩咐。他们**理直气壮呵斥我们的话与挂钟息息相关**，“都几点了， 还不起床”，要么就是“都几点了，还在外面疯玩，快睡觉去！”这时候，我觉得挂钟就是一个拿着烟袋锅磕着我们脑门的狠心的老头，又凶又倔，真想把它给掀翻在地让它永远不能再行走。

在我的想象中，它就是一个看不见形影的家长，严厉而又古板。但有时候它也是温情的，比如除夕夜里，它的**每一声脚步**都给我们带来快乐，我们可以放纵地提着灯 笼在白雪地上玩个尽兴，可以在子时钟声敲响后得到**梦寐**以求的压岁钱，想着用这钱可以买糖果来甜甜自己的嘴，真想在雪地上畅快地打几个滚。我那时天真地以为时间是被一双神秘大手给放在挂钟里的，从来不认为那是机械的产物。它每时每刻地行走着，走得不慌不忙，气定**神凝**，它不会因为**贪恋窗外鸟语花香的美景**而放慢脚步，也不会因为**北风肆虐大雪纷飞**而加快脚步，它的脚是世界上最能经得**起诱惑**的脚，从来都是**循着固定的轨迹行走**。我喜欢听它前行的声音，总是一个节奏，好像一首温馨的摇篮曲，时间藏在挂钟里，与我们一同经历着风霜雪雨、潮起潮落……

我上初中以后，手表就比较普及了，我看见时间躲在一个小小的圆盘里，在我们的手腕上跳舞，它跳得静悄悄的，不像墙上的挂钟，行进得那么清脆悦耳，“滴答” “滴答”的声音不绝于耳。所以，手表里的时间总给我们一种鬼鬼祟祟的感觉，从这里走出来的时间因为没有声色而少了几分气势，这样的时间仿佛也没了威严，不值得尊重，**所以明明到了上课时间我还会磨蹭一两分钟再进教室，手表里的时间也就因此显得有些落寞**。

后来，生活变得丰富多彩了，时间栖身的地方就多了，项链坠可以隐藏着时间，让时间和心脏一起跳动；台历上镶嵌着时间，时间和日子交相辉映；玩具里放置着时 间，时间就有了几分游戏的成分；至于计算机和手提电话，只要我们一打开它们，率先映入眼帘的就有时间。时间如繁星一样到处闪烁着，它越来越多，也就越来越 显得匆匆了。

十几年前的一天，我第一次发现了时间的痕迹，我在梳头时发现了一根白发，它在清晨的曙光中像一道明丽的雪线一样刺痛了我的眼睛，我知道，时间其实一直悄悄地躲在我的头发里行走，只不过它这一次露出了痕迹而已。我明白，时间让花朵绽放的时候也会让人的眼角绽放出花朵――鱼尾纹；时间让一棵青春的小树越来越枝繁叶茂；让车轮的辐条越来越沾染上锈迹；让一座老屋逐渐地驼了背。时间还会变戏法，它能让一个活生生的人在瞬间消失在他们曾为之辛勤劳作的土地上，我的 祖父、外祖父和父亲，就这样，让时间给无声地接走了，再也看不到他们的脚印，只能再清冷的梦中见到他们依稀的身影。他们不在了，可时间还在，它总是持之以 恒、激情澎湃地行走着。在我们看不到的角落，在我们不经意走过的地方，在日月星辰中、在梦中。

我终于明白，挂钟上的时间和手表里的时间，只是时间的一个表象而已。它存在于更丰富的日常生活中，在涨了又枯的河流中，在小孩子戏耍的笑声中，在花开花落 中，在候鸟的一次次迁徙中，我们岁岁不同的脸庞中，在桌子椅子不断增添的新的划痕中，在一个人的声音又清脆而变得沙哑的过程中，在一场接着一场去了又来 的寒冷和飞雪中。只要我们在行走，时间就会行走。我们和时间是一对情侣，相依相偎，不朽的它会在我们不知不觉间引领着我们一直走到地老天荒。

1 “它在清晨的曙光，像一道明丽的雪线一样刺痛了我的眼睛”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2 作者怎样描绘三个成长阶段对时间的感受？

A close up of text

Description automatically generated

3 根据篇章，时间是怎样行走的？

A close up of text

Description automatically generated

4 作者对时间有什么看法？



『我们和时间如同一对伴侣，相依相偎着，不朽的它会在我们不知不觉间，引领着我们一直走到地老天荒。』

5 写出上面句子中所采用的修辞手法。

沈石溪《斑羚飞渡》

我们狩猎队分成好几个小组，在猎狗的帮助下，把七八十只斑羚逼到戛洛山的伤心崖上。

伤心崖是戛洛山上的一座山峰，像被一把利斧从中间剖开，从山底下的流沙河抬头往上看,宛如一线天。隔河对峙的两座山峰相距约六米左右，两座山都是笔直的绝壁。斑羚虽有肌腱发达、四条长腿，极善跳跃，是食草类动物中的跳远冠军，但就像人跳远有极限一样，在同一水平线上,健壮的公斑羚最多只能跳出五米远，母斑羚、小斑羚和老斑羚只能跳四米左右，而能一跳跳过六米宽的山涧的超级斑羚还没有生出来呢。

　　开始，斑羚们发现自己陷入了进退维谷的绝境，一片惊慌，胡乱蹿跳。过了一会儿，斑羚群渐渐安静下来，所有的眼光集中在一只身材特别高大、毛色深棕油光水滑的公斑羚身上，似乎在等候这只公斑羚拿出使整个种群能免遭灭绝的好办法来。毫无疑问，这只公斑羚是这群斑羚的头羊，它头上的角像两把镰刀。镰刀头羊神态庄重地沿着悬崖巡视了一圈，抬头仰望雨后湛蓝的苍穹，悲哀地咩了数声，表示自己也无能为力。

斑羚群又骚动起来。这时，被雨洗得一尘不染的天空突然出现一道彩虹，一头连着伤心崖，另一头飞越山涧，连着对面那座山峰，就像突然间架起了一座美丽的天桥。突然，镰刀头羊“咩咩”发出吼叫。这叫声与我平常听到的羊叫迥然不同，没有柔和的颤音，没有甜腻的媚态，也没有绝望的叹息，音调虽然也保持了羊一贯的平和，但沉郁有力，透露出某种坚定不移的决心。

随着镰刀头羊的那声吼叫，整个斑羚群迅速分成两拨，老年斑羚为一拨，年轻斑羚为一拨。在老年斑羚队伍里，有公斑羚，也有母斑羚；在年轻斑羚队伍里，年龄参差不齐，有身强力壮的中年斑羚，有刚刚踏进成年行列的大斑羚，也有稚气未脱的小斑羚。两拨分开后，老年斑羚的数量比年轻斑羚那拨少十来只。镰刀头羊本来站在年轻斑羚那拨里，眼光在两拨斑羚间转了几个来回，悲怆地轻咩了一声，迈着沉重的步伐走到老年斑羚那一拨去了。有几只中年公斑羚跟随着镰刀头羊，也自动从年轻斑羚那拨里走出来，进入老年斑羚的队伍。这么一来，两拨斑羚的数量大致均衡了。

就在这时，我看见，从那拨老斑羚里走出一只公斑羚来。公斑羚朝那拨年轻斑羚示意性地咩了一声，一只半大的斑羚应声走了出来。一老一少走到伤心崖，后退了几步，突然，半大的斑羚朝前飞奔起来，差不多同时，老斑羚也快速起跑，半大的斑羚跑到悬崖边缘，纵身一跃，朝山涧对面跳去；老斑羚紧跟在半大斑羚后面，头一钩，也从悬崖上蹿跃出去；这一老一少跳跃的时间稍分先后，跳跃的幅度也略有差异，半大斑羚角度稍高些，老斑羚角度稍低些，等于是一前一后，一高一低。我吃了一惊，怎么自杀也要老少结成对子，一对一对去死吗? 这只半大斑羚和这只老斑羚除非插上翅膀，否则绝对不可能跳到对面那座山崖上去!

突然，一个我做梦都想不到的镜头出现了，老斑羚凭着娴熟的跳跃技巧，在半大斑羚从最高点往下降落的瞬间，身体出现在半大斑羚的蹄下。老斑羚的跳跃能力显然要比半大斑羚略胜一筹，当它的身体出现在半大斑羚蹄下时，刚好处在跳跃弧线的最高点，就像两艘宇宙飞船在空中完成了对接一样，半大斑羚的四只蹄子在老斑羚宽阔结实的背上猛蹬了一下，就像踏在一块跳板上，它在空中再度起跳，下坠的身体奇迹般地再度升高。而老斑羚就像燃料已烧完了的火箭残壳，自动脱离宇宙飞船，不，比火箭残壳更悲惨，在半大斑羚的猛力踢蹬下，它像只突然断翅的鸟笔直坠落下去。这半大斑羚的第二次跳跃力度虽然远不如第一次，高度也只有地面跳跃的一半，但已足够跨越剩下的最后两米路程了。瞬间，只见半大斑羚轻巧地落在对面山峰上，兴奋地咩叫一声，钻到磐石后面不见了。

　　试跳成功。紧接着，一对对斑羚凌空跃起，在山涧上空画出一道道令人眼花缭乱的弧线。每一只年轻斑羚的成功飞渡，都意味着有一只老年斑羚摔得粉身碎骨。 山涧上空，和那道彩虹平行，又架起了一座桥，那是一座用死亡做桥墩架设起来的桥。没有拥挤，没有争夺，秩序井然，快速飞渡。我十分注意盯着那群注定要送死的老斑羚，心想，或许有个别滑头的老斑羚会从注定死亡的那拨偷偷溜到新生的那拨去，但让我震惊的是，从头至尾没有一只老斑羚调换位置。

最后伤心崖上只剩下那只成功地指挥了这群斑羚集体飞渡的镰刀头羊。这群斑羚不是偶数，恰恰是奇数。镰刀头羊孤零零地站在山峰上，既没有年轻的斑羚需要它做空中垫脚石飞到对岸去，也没有谁来帮它飞渡。只见它迈着坚定的步伐，走向那道绚丽的彩虹，消失在一片灿烂中。

1 镰刀头羊共叫了三次。试分析第二次和第三次的叫声各含有什么不同的意义。

A close up of text

Description automatically generated

2 为什么说那座桥是 “用死亡做桥墩” ？

A close up of a sign

Description automatically generated

3 为什么 “从头至尾没有一只老斑羚调换位置” ？



4 这篇文章给了你什么感想/启发？



『这叫声与我平常听到的羊叫迥然不同，没有柔和的颤音，没有甜腻的媚态，也没有绝望的叹息……』

5 以上句子运用了什么修辞手法？